

鹽法議略



2121

1

0774

鹽

法

議

略

王守基著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鹽法議略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一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 7-101-00894-1/K·367

鹽法總論九篇。首長蘆。次山東。次河東。次兩淮。次浙江。次福建。次廣東。次四川。次雲南。約共五萬言。河南密縣王君守基所箸也。君字少芳。與蔭同成咸豐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稍遷至雲南司郎中。先後在山東司治事者二十年。稽討國故。綜覈微密。顧入曹以外。終日杜門。不與一人往還。拙于言辭。以勤故。兩列上考。今年六月卒。年六十餘矣。故事。鹽法綜于山東司。故君子鹽務尤習。鉤抉發摘。洞悉利弊。綜會典則。例諸書。益以邸鈔奏牘。及近日所聞見。挈其首尾。權其利害。條分縷哲。若指諸掌。夫鹽法之利。起於周。盛于漢。至今日而爲國課之一大宗矣。筦榷之策。殫智竭賢。終未盡善。而世之爲高論者。謂鹽之產場。猶穀之產地。當就場定稅。而不問其所之。以爲第一良法。不知穀所在。皆有鹽。惟產于九省。穀性無別。鹽則有黑白鹹淡塊末之不同。任其所之。則僻壤者皆淡食。而鹽鹽皆朽于場。不知稅之何出矣。觀王君之論。演鹽。謂前人規畫。皆相度形勢。因時制宜。如以演鹽就場抽稅。迄今無弊。而遂于額大課重之地。漫爲嘗試。未見有能濟者。則誠深籌博訪。能探原本之言。而非書生之所知也。予自佐司農。仰屋之餘。亦嘗深計及此。因索君此論。寫而刻之。而君已不及見矣。君未嘗以文辭表襮。故所言皆質直繁重。惟求其詳。盡易曉。而不以修飾簡括爲工。一切官名地名。皆沿更牘。至于鹵字作滷。竈字作灶。亦或因而仍之。以見文字各有體裁。不必以縣官馬萬蹄取笑通人也。同治癸酉九月。吳縣潘祖蔭序。

鹽法議略

清·密縣王守基著

長蘆鹽務議略

長蘆卽滄州也。滄州舊治去長蘆四十里，後移治於此，人遂以爲滄州，而莫知長蘆之所在矣。五季以來，卽於其地設鹽司，故直隸之鹽以長蘆名。國初巡鹽御史衙署在崇文門外，膺斯任者，并不出京。每年春秋兩季赴蘆東巡視，天津設有行館，而運司分司皆駐滄州，仍其舊也。康熙七年，御史孟戈爾代巡視蘆鹽，以遠駐京城，鞭長莫及，始請卽行館爲衙署，改駐天津。蘆鹽向設批驗二所，北所在天津之小直沽，南所在滄州。自鹽場裁併以後，北所掣鹽十之七，南所掣鹽十之三，運司等官亦以天津掣鹽爲便，皆改駐焉。長蘆歷遼金元皆二十四場，至明隆慶間因有場無丁，裁爲二十場。國初又裁爲十六場，復於雍正十年裁併爲十場。曰興國場，在天津縣高家莊。曰富國場，初在靜海縣鹹水沽，今移在天津縣租居民房。曰豐財場，在天津縣葛沽。曰蘆臺場，在寶坻縣蘆臺鎮。此四場爲天津分司所屬。曰越支場，在豐潤縣宋家營。曰濟民場，在灤州柏各莊。曰石碑場，在樂亭縣石碑莊。曰歸化場，在撫甯縣鹽務鎮。此四場爲薊水分司所屬。曰海豐場，在鹽山縣羊兒莊。曰嚴鎮場，在滄州同居村。此二場爲滄州分司所屬。場域雖各有界限，然亦但就其灘池草蕩而言。若丁戶則分隸於附近各州縣，并非一處。有事則聚於場，無事則散於籍。

故裁併之利國、利民、富民、阜財、海鹽、海潤等場。竈丁籍隸滄州、南皮、鹽山、慶雲、青縣、甯河、河間、交河、東光、冀州、衡水、及山東之海豐、樂陵十四州縣境內者，久已棄去灘池，不業煎曬，惟戶口田產，仍繫竈籍，應納錢糧，由州縣徵收，解交運庫，歸入竈課，奏報。竈課名目甚繁，有額徵邊布銀六千五百五十四兩二錢五釐，前代竈戶皆按丁徵鹽，商人納粟於邊，給引報支，是謂邊鹽，其有場分寫遠鹽無商支堆積消耗，令八百斤折交布三丈二尺，後改徵銀三錢，是謂布鹽。國初攤丁於地，按畝徵銀，而邊布之名則仍其舊額徵白鹽折價銀二千三百六十三兩四錢七分九釐，鹽磚折價銀一百八十五兩三錢六分八釐，長蘆每年例辦內府光祿寺青白鹽，及各衙門食鹽，共九十餘萬斤，內應造磚鹽六百六十七塊，每塊重十五斤。康熙年間，將各衙門食鹽裁撤，祇貢內府光祿寺青白鹽二十萬斤，餘鹽每百斤折銀三錢三分三釐，鹽磚每塊折銀二錢八分，解部充餉額徵京山銀七百五十二兩四錢七分。明代京山、順慶、柘城、汝甯、嘉定、新昌、太和、景甯、建德、太康、陽夏、德平、榮陽、慶雲十四藩府，每年各給蘆鹽若干引，每引折銀一兩三錢三分三釐。順治十三年，查出此款，分派各場徵解，至鹽官俸工役食及一切辦公等項，皆係徵之於場，場官歷經裁併，康熙七年又將運司等衙門用項，大加裁減，節省銀兩，歸入竈課解部，其徵節省銀二千二百六兩零，曬鹽則有灘，每畝徵銀八分九分不等，其徵灘價銀八百四十二兩七錢八分三釐，煎鹽則有鍋，每面徵銀二錢三錢不等，其徵鍋價銀五十三兩四錢八分八釐，明季舊制應納光祿寺滷水二千四百斤，因無用處，每百斤折銀一錢六分，由運司捐解，其銀三兩四錢八分，京山各藩食鹽以外，有趙藩食鹽一

款未經攢徵後更名食鹽變價每年在私鹽贖變項下撥補嗣因徒罪以上歸臬司審理改由運司捐解其銀一百六兩六錢四分九釐此外有皇鹽廠地租銀五十八兩五錢白鹽廠地租銀十五兩六錢皇鹽廠在天津府城北白鹽廠在西沽皆存積貢鹽之所嗣因廢棄不用附近居民漸次侵佔修蓋房屋康熙十六年部劄行查居民情願輸租應交前數以上各款皆謂竈課惟竈地毋漲靡常故歷年升除不一按近年冊報共徵銀一萬三千一百二十三兩八錢七分九釐此十場竈課之大略也至若黑土課米銀二百十七兩八錢六分四釐原因沿海居民刮取黑土煎鹽甚易後淪入海卽舍鹽而漁令認納課米現在折銀則由天津同知徵收解歸藩庫而於十場無涉焉十場產鹽由煎而成者三爲石碑爲濟民爲歸化山曬而成者四爲興國爲富國爲海豐爲嚴鎮若豐財越支蘆臺三場舊皆半煎半曬今則蘆臺如故而豐財曬越支煎矣凡鹽出於煎者其形散名曰末鹽出於曬者其形顆名曰鹽鹽周禮所謂鹽曬是也鹽鹽味稍遜未曬爲上煎鹽之法秋日刈蕩草以煎鹽而藏其灰至十一月鑿海水藏之待開春晴暖以後攤灰於亭場俟鹽花浸入用海水淋之成滷其試滷也投以石蓮北方石蓮難得代用雞卵沈而下者淡浮而橫側者半淡煎皆耗薪必浮而立於滷面者乃鹹注鍋煎之可頃刻成將成時投阜莢數片始凝爲鹽過十二時爲一火伏可成六鍋鍋得鹽百斤詰旦出坑灰仍攤於場滲取鹽霜灰以年久爲良因滷水浸潤成鹽尤多也旱則土燥潮氣下降鹽花不生雨則客水浸滷亭場沾濕曬灰反致銷蝕故煎雖由人工亦必雨陽時若鹽乃豐收曬鹽之法近海豫掘土溝以待潮入溝旁堅築曬池九層或七層自高第下

潮退，兩人繩繫柳枝，屏溝水入第一層池中，注滿，驅之然後放入第二池，則又灌首池使滿，次第放至末池，投石達試之，蓮直立，湧成矣。於是趁晴曝一日，即成鹽，以木推起堆儲池旁隙地，如高墉然，泥封覆其上，待商配運，而行銷於各引地焉。蘆鹽行銷直隸、河南兩省，直隸除宣化府屬之永甯衛、保安州、西寧懷來、宣化三縣裁去引目，改食口鹽徵納包課，及蔚州赤城、萬泉龍門、懷安五州縣，承德一府易州屬之廣昌一縣，向食口鹽并無引課外，其餘一百三十一州縣舊州采育二營皆銷蘆鹽，河南開封、陳州、彰德、懷慶四府衛輝府除去考城一縣，許州直隸州及所屬之臨潁、郾城、長葛三縣，南陽府屬之舞陽一縣，共五十二州縣，儀封一廳俱銷蘆鹽，銷鹽有定地，配鹽亦有定場。海豐嚴鎮爲南場，興國、富國、豐財、蘆臺爲北場，若越支濟民石碑歸化，則尤處極北，產鹽無幾。惟永平府之盧龍、撫寧、昌黎、臨榆、灤州遷安、樂亭七州縣在此配鹽。滄州、鹽山、南皮、慶雲、景州、東光、河間、雷津、吳橋、獻縣、聚強、青縣、靜海交河、阜城十五州縣，配海豐、嚴鎮之鹽，其餘直隸河南引地，皆在豐財、蘆臺等四場配鹽，而豐財、蘆臺產鹽尤旺，爲蘆鹽精華，每遇潮災，常不惜數萬帑金借給竈戶俾資修整，商人入場配鹽，席築成包，皆先運赴鹽坨，南坨在滄州西門外，有內坨外坨之分，北坨在天津東門外海河東岸，有新坨舊坨之分，津坨西鄰海東通諸淀，大雨時行，常有衝鹽之患，故四圍築堤以資保衛，所謂護坨堤也。鹽包到齊，皆儲外坨，舊坨謂之生鹽，赴司告掣，運司發批驗所查點引鹽數目，具結申司詳院，鹽政親莅過掣，南所六引爲一場，北所九引爲一場，數十場爲一垛，皆編列號籤，委官信手掣第幾號，即稱第幾號鹽包，每掣一包，過一小籌掣二十包，過一大

擣鹽過抬人新坨。內坨謂之熟鹽，蓋以防其混也。惟廬龍等七州縣所配越支四場引鹽，及蘆臺場行銷。
薊州遵化豐潤玉田甯河寶坻三河平谷八州縣引鹽。若令赴津過掣，路途遙遠，腳價倍於鹽價，則由薊
永分司或委員就近在場監掣，不赴津坨長蘆運鹽，多係水道，冬澗夏漲，船行不利，故舊制掣鹽定爲春
秋兩關，今則隨到隨掣，商更稱便。掣畢發給水程驗單，然後裝船，或由北河或由淀河或由西河或由御
河分運各處。沿河州縣就近落店，其離河遠者，北河則運至張澗，淀河則運至保定縣張青口及清苑縣。
西河則運至衡水之小範。任縣之邢家灣，甯晉之白沐丁曹及邯鄲縣御河則運至大名之龍王廟、白水
潭等處落廠車運。河南州縣則由白水潭運至衛輝府及道口鎮車運渡黃，再行分運。衛輝府設立鹽廠。
引鹽入廠，輸租每年共銀二千五百二十三兩零，此係歸入河南錢糧不在引課之內者也。夫長蘆引課，
較前加增數倍矣。明季歲行大引二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道，每引載鹽六百五十斤。國初剖一爲三，共
引七十一萬九千五百五十道，每引連包索重二百二十五斤，徵銀二錢六分五釐，共正課銀十九萬一
千二百二十四兩四錢一分二釐五毫。惟時順天、永平、正定、河間四府州縣多鄰場窪，皆係包課地方，不
頒引目。順治二年一律改引，增引三萬五千四百五十三道，徵課銀一萬一千一百十九兩零，十八年增
順天、永平二府引三千六百道，徵課銀一千一百二十九兩零，開封府屬之杞縣、陳留、通許、蘭陽、儀封本
爲山東引地。康熙五年改食蘆鹽，增引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九道，徵課銀五千五百二十八兩零，十七年，
逋查各屬丁口，計丁加引五萬三百九十九道，徵課銀二萬六千九百四十二兩零。二十四年懷慶府屬

以河東池鹽連年缺產，改食蘆鹽，增引三萬七千二百五十一道徵課銀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五兩零二十六年，陳州項城六處因淮鹽不到，價昂病民，改食蘆鹽，增引二萬四百十九道徵課銀九千五百二十兩零四十七年，增薊永引一萬五百七十二道徵課銀四千四百七十八兩零五十八年，增大興宛平引三萬五千三百十三道徵課銀一萬六千四百七十兩零雍正十年，增薊永引三萬道徵課銀一萬四千兩十二年，又增薊永引一萬四千五百道徵課銀六千三百五十六兩零此課之隨加引而增者也長蘆綱引謂之正引，薊永正河謂之改引順治十三年題定正改引目每引皆增課銀四分七釐零又按明制舊課查出內有官餉酬商滴珠缺額四款官餉者因甯夏用兵加徵者也每引該銀七釐零酬商者每引許多帶鹽十斤而加徵也每引該銀三分五釐滴珠者傾鎔課銀之火耗也每引約銀三釐缺額者當初起科比照明制每引缺銀一分三釐零今則一併派入正引內起徵每引共增銀四分八釐三毫零當時兵革未息，餉項浩繁，前代本有備用大引一萬五千道猶今所謂餘引也亦剖一爲三計引四萬五千道又按年加引十二萬道共徵課銀五萬一千七百五十餘兩派綱商行銷行之未久鹽即壅滯商人情願帶課而不行鹽將此項課銀勻入通綱正引之內每引約銀三分五釐零而改引不與焉改引與正引斤重如一而課則稍輕故康熙十七年又增薊永正河課銀每引四分此不加引而但增課者也長蘆初制以二百二十五斤爲一引商鹽掣出多斤議罪罰金謂之割沒康熙十六年除去割沒之名每引加鹽二十五斤增課銀七分雍正元年商課積欠九十餘萬兩設法調劑每引加鹽五十斤并不加課以三百斤

爲一引。嗣後商欠清完。於乾隆六年。將五十斤加鹽減半。增課每引約銀四分六釐六毫零。此又加斤而增課者也。當計丁之加引也。宣化府包課等處。亦曾改引四千餘道。嗣因窒礙難行。除去引目。加徵包課銀二千五百九十四兩四錢三分二釐。通計加增其引九十六萬六千四十六道。正引課銀五錢一分三釐零。改引四錢六分六釐零。共徵課銀四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五兩九分三釐。此長蘆引課之定額也。外殼餘引五萬道課銀儘徵儘解。若夫刷辦鹽引。徵紙硃銀二千八百九十餘兩。擬罪納贖。徵賦罰銀三千一百兩。陳州府引。不在衛輝落廠。租銀納交運庫。徵陳西輸租銀一百六十三兩。懷慶府引。舊納池課有賑濟一款。徵賑濟鹽丁銀四百六十三兩。昌平良鄉食鹽。向在通州發賣。應納牙稅。嗣商認引捆運。仍徵昌平牙稅銀三百兩。此非正課。而皆入正課奏銷焉。其不入奏銷雜款。則征銅斤水腳銀七千四百八十五兩四錢。捐解河工銀一萬九千五百三十兩九錢二分。商人於投具手本時。每引納銀一分。謂之鹽號。徵銀九千二百十五兩四錢六分。預備獎賞。每引納銀一分四釐零。謂之花紅。徵銀一萬一千二百八十八兩八錢四分五釐。裁去筆帖式鹽規。徵銀五千一百七兩七錢三分。撥解護軍校公費。徵銀三千三百八十四兩五分一釐。徵都察院飯銀一千三百七十四兩六錢六分八釐。內閣飯銀一百三十兩三錢三分三釐。他如領引配鹽時。每引交銀八釐一毫六絲。其銀七千六百十七兩四錢五分二釐。則謂領費也。告運開船時。每引交銀二分六釐六毫零。共銀二萬二百七十一兩一分。則爲告費也。各官養廉。則徵銀一萬四千六百八十九兩三錢二分也。補銀平色。則徵銀一千三十二兩三錢六分四釐也。灘池厘覈。巡

役稽查走私徵灘工銀三千五百兩六錢五分海豐樂陵交界之四黨口爲東鹽灌蘆要隘派駐弁兵堵截梟販徵巡費銀二千二百兩天津鹽坨本變儀庭燎廠地後奉裁去交商歸鹽徵地租銀四千零二兩以上惟養廉一課係按正課百兩交銀二兩七錢銅斤水腳係按引地大小分派餘皆按引攤徵通計共銀十一萬一千兩有奇此長蘆雜課之定額也雜課多係相沿陋規鹽政運使衙門動輒數萬故膺鹽差者回京以後例有呈獻謂之當差振古如茲不以爲非至雍正初年始徹底查出嚴行裁革酌留充公數目定爲經制蓋積弊如洗而鹽法精詳亦爲前代莫及矣津鹽出坨以後沿途并無關隘稽查引包夾私在所不免運使孟公初因海河病涉捐造浮橋一座卽於此設立鹽關以浮橋之啓閉爲鹽船之出入委員查驗秤掣莫能飛越則淨引私有法也窮寇以鹽餬口有鹽無價雖嚴刑不能止其鬻私惟令引商認定場分預出資本以助煎鹽凡寇之鹽皆歸於商商力不給濟之以官總使場無餘鹽則淨場私有法也蘆岸東南鄰山東淮北西北鄰解池口鹽池鹽常缺准鹽價昂皆不爲惠東鹽則四黨口駐紮弁兵以爲藩蔽惟口鹽價廉而處處與永平府接界最易滲灌故薦永之引課則最輕一切雜款皆不攤派先使官私價值相等然後使商添募巡丁分段堵截則淨鄰私有法也各場設有牌鹽准老幼殘廢負販度口原所以示惠鮮民乃刁販暗中勾通此輩來往搬運囤積滲賣佔礙官引後令商人公捐款項每日按名散給養贍錢二十四文停其負販則淨牌私有法也私淨官暢理固宜然然而引地有肥瘠運道有遠近商力有強弱若非因時制宜則畸重畸輕未能一律均平也當初額引皆按丁分派計口授食原無偏重但

地多斥鹵則消滯。年穀不登則消滯。濱近鄰私則消滯。若拘泥成例。暢者常苦不足。滯者常苦有餘。惟權以融消之法。使滯消之區。每年勻出引二三分。准於暢消地方通融售賣。但須報官立案。不得私相授受。則袁多益寡。而無甘苦不均之患矣。鹽本鍊水而成。日暄風散。最易折耗。況長途遠運。忽舟忽車。層層盤剝。拋撒更多。出不敷入。成本攸關。因議以加耗之法。量道里之遐邇。爲加斤之多寡。河南舟車再易。每引加鹽十五斤。直隸舟車一易。每引加鹽十斤。使額定斤重。錙銖無損。則整包零市。亦無虧短不符之虞矣。長蘆引岸。夥辦一處者少。惟大興宛平額引十萬五千九百道。謂之京引。額大課重。一人不能肩承。常係多商分辨。先因歷年積引。曾改行三引兩鹽。後將積鹽銷完。商人仍以爲便。卻於鄉會試年代銷外引十餘萬包。蓋欲藉此影射多運。其計甚譎。部中議再加引三萬五千三百道。停其代銷之例。於是計無所施。始復一引一鹽之舊。而將加引匀令通納分銷。此蘆綱所以皆有分認京引也。惟衆商共處一岸。難以劃分界限。巧而黠者。往往先登壠斷。良商反多倒歟。因定爲輪勾之法。京鹽皆於張灣落廠。將商引分爲十一勾。內城謂之內勾。外城謂之外勾。介於廣渠一門。次第進鹽。挨勾輪賣。委員填發循環照單。專司稽察。則易亂爲整。而無凌競相爭之弊矣。天津本衛地也。其屯丁分隸各州縣。後改爲州。又升爲府。置天津縣。割附近村莊以隸之。然戶口皆在各州縣按丁派引之內。未易更張。維城內居民及往來商舶。食鹽歸津。售賣價值甚賤。並不辦納引課。故作爲公共口岸。衆商輪辦。但以節制私鹽。使不至充斥而已。凡此多方之設施。皆以便民而恤商。且當國家休養百年之際。財物豐阜。銷鹽甚暢。商力充裕。公議完課之外。每引捐

銀二錢約十餘萬兩以備彌補參商無着之款名爲參課其餘充地方公事一切經費運鹽成本以水腳爲大宗船皆有定主雇亦有定價惟當南漕北上之時封拿剝船有礙春運商人卽捐造船一千二百隻以供漕剝又於白水潭造船三百隻專運河南之鹽其手工食修船之費歲需四萬餘金亦於參課取給焉津門跨滄海之勝逼近京色巡幸所至首先駐蹕行宮船塢歲資經費動輒鉅萬若夫翠華蒞止情殷瞻就供億豐備尤爲前所未有至遇大慶典大軍需淮商捐輸或數百萬蘆東亦以百萬爲率其餘尋常捐輸難以枚舉鹽務苟有緩急內府亦嘗出數百萬金以資周轉故商爲四民之末鹽商特邀聖主之知或召對或賜宴賞賚優厚擬於大僚蓋鹽商際遇之隆至此而極矣鹽商奢侈之弊亦自此而深矣日用則僭踰無度酬應則糜爛無節至督銷州縣皆有化消名爲季規多則千餘金少亦數百金始則以迎合爲見好繼雖欲少減而不能鹽利幾何堪此耗剝商人無利可圖不能不夤緣而爲奸如掣鹽砝碼由工部鑄造戶部較對然後封交委員領回當堂開用可謂慎重矣亦可賄通上下加重數十斤其他夾私短秤勿論矣官吏持其短愈誅求而無厭浮費攤入成本價不能不貴銷不能不滯課不能不欠矣甲年欠課則展爲乙年歷徵歷年積欠又展爲分限帶完愈積愈多至於一年帶交之款浮於當年額交之款雖強有力者不能不躡而顛矣故永慶號之引地二十州縣范毓濱之引地二十一州縣王惠民之引地六州縣皆一商任辦重課虧至百餘萬兩相繼參革惟窩價重大無人接充始將四十七州縣同職官抄產之滿城長垣陽武三縣一併歸內務府爲官引地凡零星認辦者按引出租共九萬餘兩嗣令減半交

納此長蘆所以有應解內府租息銀四萬五千兩一款也。內府所發帑本於乾隆五十九年拔繳清完外，僅贖常川出息本銀七十萬兩。其後逐漸加增至一百五十萬。而河南之料價直隸之水利京外所發帑本亦不下百萬。則帑息重矣。當斯時也。商人外彊中乾。凡遇需大經費。猶踴躍捐輸。但空籍其數。懇請分限完繳。所完不過一二限。餘皆流爲積欠。蘆綱積欠之多。半由於此也。嘉慶十四年。南河大工。蘆鹽每斤加價二文。以資經費。是謂河工加價。約加徵銀五十萬兩。當罷敵之際。增此鉅款。商力竭蹶。不問可知。至道光元年。不惟加價多欠。所完正課亦大不如從前。始將加價奏明停止。而道光五年。又因高堰大工。倣照南河辦理。是爲堰工加價。奏明三年以後。將加價一半歸商。一半充公解部。道光八年以後。將一文充公。壹併歸商。貼補舊欠。而徹底清查歷年欠項。已積至一千數百萬矣。是時銀價翔貴。交課以錢易銀虧折更多。鹽政目擊情形。不得不請爲增價。以資調劑。或增一文。或增二文。數次增價。而綱之頹廢如故。蓋定價出售。商能爲政。鹽多銷少。商不能爲政。凡商之累。不累於減價。而累於滯銷。第議增價以爲調劑。未盡商情。於是又議爲減引併包之法。蘆鹽三百斤咸引。連加耗索。約重三百四十斤。擡費水腳。及築包等費。歷年加增。亦足病商。擬以十引改築九包。減引一成。每引三百七十八斤。腳費等項。可少節省。道光元年。試辦頗有成效。後遂著爲定章。道光二十一年。又再減引一成。照前九包十引改築。每引四百一十八斤。是引額雖減二成。而課額則未嘗損也。然此不過節省雜費二成。杯水車薪。莫蘇商困。道光二十四年。又將額引奏停十萬道。減去課銀六萬餘兩。餘引亦爲裁去。似當稍有生機矣。而困敝如故。蓋本

因浮費重而欠課，因欠課多而增價。官鹽價貴，私鹽乘之，遂無可如何矣。薊遼六屬，梟販結夥，明目張膽，與官爲敵。永平之盧龍七屬，私鹽爲害尤甚。至設鹽卡一百處，添巡丁一千五百名，增緝費二萬兩，終不能淨其根株。私則東滅而西生，商則施充而立敗。至於無人敢充，不得已將盧龍七屬改爲官辦，而通綱緝費，則有加無已。此其所以輾轉愈困也。至道光二十八年，商倒引懸，河南則二十州縣直隸二十四州縣，未運積引，至一百餘萬道，未完積欠，至二千餘萬兩。若不改絃更張，立見全綱傾敗矣。是以欽差查辦徹底根究，每引規費煩重，竟需成本五兩有奇，所賣岸價不過制錢八九千文，以錢易銀，約每引虧銀七八錢不等。商何以堪？然經費不能減，欠項不能裕。惟有節浮費，裁陋規，將冗雜名目刪繁歸簡，第就正課、帑利、雜款、積欠、釐爲四款。正課原有定額，不容增減。除停引十萬道，歸併紙硃等項在內，應徵銀四十六萬八千一百七十兩四錢三分一釐。帑利、內外共銀二十八萬八千六百八十五兩一錢六分四釐，解費銀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三兩五分二釐。帑利不能減，覆減解費銀五千六百六十八兩八錢六分二釐。應徵銀三十萬一千四百六十九兩三錢五分四釐，雜款頭緒紛繁，連內府租息在內，共銀五十四萬九千三百七十三兩九錢五分二釐，覆減銀十二萬五百六十六兩九錢二釐。應徵銀四十二萬九千八百七兩五分，積欠則有商欠，有庫墊商欠者，本未完交也。庫墊者已完在庫，又墊支雜款也。連未銷積引新舊歸併一款，共銀二千三百四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兩，前雖以加價彌補，究屬有名無實。今議就裁去浮課，酌量按引攤徵，應徵銀十七萬兩，通計四款一綱，共徵銀一百三十六萬九千四百四十六兩八錢二分。

五釐。蘆鹽奏銷本係甲運乙奏。前因銷滯積引。奏請展緩半年。以後按年趨早一月。以歸原限。今定爲丙年五月奏銷。免其趲辦。以期從容。鹽價則每斤減去制錢二文。以敵私斤重則每引加鹽一百五十斤。以恤商州縣之陋規。則寬其既往。以後嚴行裁汰。有犯必懲。引地之縣岸則直隸二十四州縣限半年以內趕緊招商。河南二十州縣改行票鹽。仿照淮鹽之法。先課後鹽。至停引十萬道。原議五年爲限。今亦再爲展停。俟商力充裕。再復原額。長蘆引地有綱引。京引。蔚永引。內府官引。正課不同。雜款亦異。今則統歸一律。以應徵一百三十六萬九千四百四十六兩八錢二分五釐之課。按現在額銷六十八萬二千四百九十七道之引。均勻攤算。每引該銀二兩六釐五毫有奇。較之從前。有減無增。此道光二十八年查辦章程之大略也。但商人受病既深。難以豁然立起。現著之商。參革相繼。已懸之岸。觀望不前。間有稟請試辦。并無永遠認充。河南改行票鹽。官商相連。亦不能暢銷。數年之間。卽值捻匪滋事。髮逆北犯。引地被擾。運道時梗。捆運更屬寥寥。至黃河以南。鹽皆不能到岸。囤積濬縣之道口鎮。零星發販。而長蘆局面爲之一變矣。咸豐八年。僧邸駐津設防。經費支絀。議將減價二文。從新起徵。以助軍餉。名謂鹽斤復價。經部覈定。外引交銀五錢。京引交銀二錢五分。當時實銷引不過四十萬餘道。可徵銀十八萬餘兩。若日後全銷額引。即可徵銀二十七八萬兩。夫以極疲之餘。加此鉅款。尙能勉力輸將者。一以僧邸忠悃孚人。一以當時鹽務較前不同也。當時運道時通時阻。引岸無不缺鹽。價值翔貴。黃河以南。每斤竟增至七八十文。民虞淡食。引鹽運至道口。價值長落無定。緣道口以南。不通水路。皆係驛駄肩挑。零星小販。維時河禁最嚴。若值